

怀旧情

凌白 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怀念情

凌白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怀念情 / 凌白著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0.8

ISBN 7-5442-1541-5

I. 怀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53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6632 号

书 名 : 怀念情

作 者 : 凌 白

责任编辑: 毛 忆

封面设计: 刘 平

出版发行: 南海出版公司

社 址 :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: 570203

经 销 : 新华书店

印 刷 : 人民卫生印刷厂

开 本 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 : 287 千字

印 张 : 12

版 次 :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7-5442-1541-0/I-305

定 价 : 21.00 元

1

邹马先是我这辈子吻过的第一个男人。然而，正当爱情象春天的种子一样在邹马先心中发芽生长的时候，我却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他。

象这天底下所有失恋的男人一样，邹马先悲痛欲绝恨不得在一夜之间饮尽世上全部的酒。

“你敢确信，你真的很爱他吗？”邹马先靠在一棵树上，一副弱不禁风，随时都会倒下的样子，真让人心痛。在他身后，透过浓密的枝叶望过去，阒寂之中，路灯散逸着昏黄而凄迷的光。

“我敢说，我能真切地感觉到我确实很爱‘他’。就是此刻，我依然感觉到‘他’填满着我的心房，甚至今生今世，无论世界怎样变迁，都绝不能从我心上抹去‘他’的影子。”

现在想起来，我和邹马先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良好的默契，那就是在我们的谈话中永远不提及“他”的名字，而是以一个笼统的“他”匆匆带过。

我想，邹马先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是邹马先自己亲手把我送进了“他”的怀抱。而这无疑又在邹马先伤痛的心中更添了一道懊悔和屈辱的阴影。

邹马先转过身，向昏暗的灯阴里走去，忽然又停下来。

“那么，‘他’呢？‘他’也象你爱‘他’一样爱着你吗？”

我没有说话，但我想，邹马先肯定能从我的眼中读出绝不止于肯定的回答。

“马先，”我惻然地望着邹马先摇摇欲坠的单薄身影，第一次这样亲昵地叫了一声。然而，这种亲昵对于他已经毫无意义了。

“你不了解他，他是属于另一世界的人，跟我们所有人不一样。他身上有种特别的东西，我也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。但我能感觉到它。它绝不是你所说的疯狂，也不是被人们指责的浪荡。

我顿一顿，一提到“他”，“他”便仿佛附着到了我的身上，一股兴奋而激动的感觉涌遍了我的全身。

“那是爱，是我们生活中所稀缺的激情。我有时候想，‘他’，‘他’的生命的一切都是为爱而准备的，‘他’就是为了爱才来到世界上……”

邹马先咳了一声，不满地望着我。的确，在这样的时刻，我未免太残酷了一些。

“马先，”我歉意地望着他，“我会永远记得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，那是另一种值得终生回忆的甜蜜往事。”

“在这个世界上，在我之外，肯定有一个女孩，她深深地爱着你，为你默默流泪。你的一举一动都紧紧地牵扯着她的内心。看到你高兴，她也跟着快乐，当你悲伤的时候，她就在你身边一声不响地流泪……”

“小小，我真的替你高兴。你终于找到了爱，找到了幸福的感觉。我虽然痛苦。但我却因你为我带来这痛苦而感到快乐。不管什么，只要你带给我的，我都会默默地承担、忍受……”

我感到心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，难以言状的疼痛，泪水涌上来，模糊我的双眼。

“当你感到累了的时候，我是永远的驿站。小小，愿你永远生活在快——乐中。”

我再也无法抑制泪水的流淌，邹马先缓缓地从我的泪眼中离去。

“但是，我要终生诅咒他——那头……可恶的……禽兽。”

“禽兽”就是林守，或者干脆说林守就是禽兽，就是我和邹马先讳言的那个“他”，怎么说又有何重要呢？若干个时月后，当禽兽和我也面对着类似情境的时候，我才真正切身领受了邹马先此时内心所忍受的莫大痛楚。不同的是在这痛楚之外我又领受了更多的难以言表的隐衷。

2

……为了逃离混乱、没落无爱的城市，他独自驾车满世界漫无目的地游荡。一天下午，他来到位于欧洲北部这个清寂而凄凉的小镇。

“他在缓缓行驶的车里看到了迎面走来的她。

“到哪里可以找到旅店？”

他拦住她的去路。

她的脸上闪耀着忧郁的光。

“这边通往城市，那里，”她指着她所走来的方向，“你向前一百米再左转，就是了。”

傍晚时分，在他下榻旅店的咖啡馆里，他们又相遇了。一股甜蜜而忧伤的情绪在两个人之间蔓延，两颗心一点点地贴近。

他们结伴游览这个小镇，在座破败而凋蔽的石建筑前，他们拉着手，身体缓缓靠近，他们轻轻拥抱，灼热的嘴唇贴到一起。爱，在猝不及防之中降临到两个陌生男女之间，带来甜蜜，掩饰不住的快乐。

他和她住在同一旅店的同一楼层。

倒到床上，喜悦而美妙的感觉仍在心间弥荡。她的脸上仍留

着快乐的红晕。她褪下身上全部的衣裙，换上睡衣。她的眼中闪烁着荧荧的光，仿佛陶醉，又若期待。

门外响起轻轻的又有些犹疑的敲击。

“请进，门没上锁。”兴奋使她看上去更加美丽，简直让人不忍心多看一眼。

他站在门口，手扶锁柄，将半个身子探进房间。他的脸上同样闪耀着轻淡而热烈的光彩。

“和你在一起，我感到无比的快乐。”他顿了顿，“祝你晚安”。他依恋不舍地向后退出。在门快要碰上的时候，他再次掀开，探进半个身子。

“祝你晚安。”他在门外站了半分钟，静静凝注着锁柄，却终于没有去拧开它，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躺下，望着天花板。

就在房门轻轻碰上的时候，失落和焦灼的情绪使她几乎无法自持，她匆忙跳起来打开房门，他已经走了，走廊里空空荡荡。天顶灯发出幽幽的光。

第二天上午，阳光和鸟儿唤醒了他。他睡得太久了。顾不得刮脸梳洗，他急步冲进她的房间，她已经走了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。

哀伤使他重重地坐了下来。

大约是三、四年后的一个下午，电影院里的灯光亮了起来。他习惯性地向周围望望，准备离场，奇迹般地，他在人丛中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。

她正站在楼上的座椅之间，深情地凝望着他。几年过去了，她依然是那么美丽，楚楚动人。

他们在阳光下深情而热烈地拥抱，似乎这样就可以找回那早就应该到来却流逝在时光中的欢乐和甜蜜。他们迫不及待地来到她的住处，一切都是如此的让人惊喜和自然。

他急切地搂住她的脖子，将灼烫的嘴唇递了过来，她轻轻转身推开了他。

“那天，我整整等了你一夜。”

“这么些年，你都是怎么度过的？亲爱的，请告诉我。”他脉脉合情地望着她。

“我和一个男人同居了一年，”她幽幽地回想着，“我刚刚收到他写来的情信，你听：我依然记得在河边度过的那些快乐的下午；我依然记得你的轻盈得如羽毛一般的气息……”

在卧室里，她匆匆地解下了全部的衣衫，如此美艳的胴体确实让他吃了一惊。她躺在床上，他就跪在她的胴体之侧。他的手象轻柔的春风在她的每一寸肌肤，每一个隐秘的角落上吹拂，那真是象春风一样，因为他的手并没有碰着她的皮肤，却又令她难抑地兴奋起来，从脖颈到乳房，甚至颀长的双腿，美丽的脚掌。她探起身，将温润的双唇呈上，他凑上去，在嘴唇快要贴上的瞬间，他躲开了，依然深情地吹拂她的身体。如是者三，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。她软软地仰卧着闭上眼睛，她轻盈的气息变得急促，甚至情不自禁地发出低低的呻吟，她期待着，期待着……

这时，她听到了重重的碰门声。她颓然倒下。

这是林守给我讲述的无数个故事中的一个，我清晰地记得。孤独和寂寞的时候，我就缓慢地品味那些感伤的细节，想着想着，我心中那个早已死去，杳无踪影的林守便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活了过来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个故事来自意大利天才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一部片子。但我仍旧固执地把它跟林守联结在一起，我甚至拒绝看颜泽光为我买来的影碟。我静静地想，每一个细节，每一点情绪不是图像，而是声音，低沉而有些嘶哑的嗓音……

我爱林守，历史系的林老师。我心中的禽兽，他是我这一生

中的第一个男人，通过他，我来到了一个妇人的中间。如果一定要加上爱，林守也是我这一生的最后一个男人。

我恨林守，他把我从平淡生活中带到另一个激情热烈的世界，而后我却坠落到更深的深渊，是从新生开始的毁灭。

那个教我魂飞天外的夜晚。

我又想起来了。它就在眼前。

3

近午时分，我醒来，看到阳光。

我慵倦地靠在房上，遥望着窗外那冬日的迷离的阳光。冬天的阳光真是人间最奇妙的东西，有如情人温柔的手，你躺在草地上，它就那样轻柔地摸呀，摸呀，不停地抚摸着你。你的身体开始变软，逐渐缩成了小小的一团；接着是心灵，心也软得似一块毛皮。这时候，世界，生活，烦恼都变得杳远了，仿佛它们都不曾在过，你什么也不想，就那样懒懒地躺着，懒到连自己是谁也懒得想了……

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个蛰伏在暗影里的人呢？有时还渴望着更深的蛰伏，一直到那深不可测的深渊，向虚无和渺茫的境里。

又赚钱去了，不到深夜十二点不会回来。屋子里难得的清静。

商人重利轻别离，
前月浮梁买茶去。

我珍视着眼前的宁静。只要一进门，不到天亮就别想清静。我蜷缩的身心，退呀，退呀，退到自己筑就的巢窠里。我冷眼斜睨着过往的世界，发着冷冷的笑。笑谁，笑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我开始把自己身体里柔软的部分隐藏了起来，人活着总是免不了被目睹，然而你们看到的只是如龟壳一般的假象，而我蠕动的心灵却永无竟期地隐伏在龟壳的包裹之中，永不示人。

我，只是我自己的演奏，它乐章中的那些华彩回响永远只为我耳朵而生，它戏剧般的高潮永远只为我自己上演，在任何一个我兴致涌动的时刻，我即随意地启开它黑色的帷幕，在宽大的剧场里，我独对着舞台上或悲壮或缠绵的演绎，我独自欢欣，独自掬泪。独自品尝一出惊世绝俗的悲剧。我制造着剧情，我在任何一个感到厌倦的时刻，降下它黑色的大幕将故事打断，中止，又一声不响地退出。

现在，我累了，我想起邹马先曾经对我说过的话。我不知道他现在何处，然而，知道又怎样呢？让他来安慰、收留我这个藏在金屋里的玉娇（再说得难听一些，情妇，“二奶”吗）？我只想独身躺下，躺到酣畅的梦境永不醒来，我就在梦境里作梦，在那里编织着生活另一面的影像。

我想起了林守写给我的诗句

你独自，在生活中下雪

可是这雪尚未来到生活便融化了，变成了水汽，变成了氤氲的雾，消散了。

现在，我把这些消散的雾收集起来了，我知道这朵雪是在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融化的。

“如果我能够，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，为子君，为自

己。”

这是鲁迅在他一生中唯一一篇爱情小说《伤逝》里起首的句子，现在我也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，为既已逝去的生命，为今生将永不临到的爱情。

是的，我要写下我的忏悔，以我迷惘的心灵去探视，去倾听，我的灼热，我的疯狂，以及我的生命中那些形形色色的男人。

我要回到深渊中去。

我是爱的祭坛上的牺牲，我是个得到过又失去了爱的人。我就站在废墟上，置身残垣断壁之间，踏着自己的——血和花朵。

我放纵过，我饮泣过。我曾经到达爱的盛会。

而今，我就在这里。

4

洪兰跳楼的那个星期天下午，阳光十分眩目，地上呈现着最清晰的影子，头顶的电扇嗡嗡地响着，在我们华师大的阅览室里，我透过蓝色玻璃望出去，外边却是梦幻般的幽暗，绿色植物的叶子翻动着一闪一闪的光斑。

我坐在临窗的座位上懒懒地翻动着一本《收获》，密密麻麻的文字，怪诞的插图，一张口眼歪斜的、狰狞的人脸，我白皙嫩滑的手指……我渐渐打盹了。

……春天的上午，所有的花都拥挤在野外，馥郁的玫瑰、清香的茉莉、纯洁的丁香、复杂的菊花、忧郁的三色堇、傲然的美人蕉、炫烂的石榴、豪华的牡丹……这些开在不同季节，开在花

园里的花一齐都开在野外，像夜空中绽开放着的五颜六色的星星。泥土软软的，我就在那片野地上一陷一陷地奔跑，在各种花儿之间。远处，清澈的河水发着清脆的响声。我喊着说，我是天使！我少女的嗓音美得就像牛奶。我喊了一声，于是我就飞了起来，越飞越高，我的赤脚白得就像洗净的萝卜，暖洋洋的空气抚得我的脚底痒痒的，我咯咯地笑着。一只黄蝴蝶翅膀奇异的大，也在我前边翩翩地飞，它的翅膀上还绣着两只乌黑的眼珠。好奇似地看我。一阵洪大的合唱漫卷起来，美声唱法，歌词仿佛是：

愿太阳永不落下

愿春天永不逝去

.....

突然，哗啦啦一声水响，我像石头一样坠下，眼前闪过雪白的浪花，我的双脚向一种烂软的东西里直插下去，一种腥臭的气味扑向鼻孔，眼前一片黑色，我已置身于河床。

清澈的河水都没有了。

我的脚在一点点下陷。

“救命啊！”我喊。

响起一阵刺耳的狂笑，我的面前出现一只手，不，是爪子，有尖利的钩状长指甲，正滴着血。

“把你的手给我。”刺耳的、低抑的嗓音。

岸上有一幅狰狞的头像，老树皮一样的皱纹，一闪一闪的金黄色眼珠镶在深深的眼眶内，从丑陋的嘴唇里向外戳出两只尖牙。嘴唇蠕动着，又发出刺耳的、沙哑的声音：

“我来救你，把你的手给我。”

我的双脚还在下陷，我绝望，眼前的怪物又让我恐惧。

伸向面前的爪子动着，连关节都很尖锐。

“你是天使？你说，你，是天使？”怪物说。

“是，我是天使！不，不，我不要你来救我！把你的爪子拿开！”

我的脚腕也陷进去了，我的裙子在河床上摊开。

一阵尖锐的刺痛，怪物一把将我抓到岸上，我看到他嘴唇上的沟纹……

我的头向下一顿，我醒来。

阅览室里已经乱了。

杂志扔在桌子上，都在朝外拥挤。

有人说，洪兰跳楼了。

一声轰响，血猛然涌上我的头顶，不可能！洪兰，她怎么会跳楼呢？

气质优雅的女节目主持，一身洁白的连衣裙，修长的脖颈，蓝色的项链、圆润的嗓音。亲操一曲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，倾倒了无数观众，拼命鼓掌，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

不可能，是谁开玩笑！

一片喧嚷和纷扰，教学楼前的场地上已聚集得黑压压的，有学生也有老师，都仰着头，像被滞塞的洪水。

教学楼前，有一排木棉树，又高又挺，正开花，火焰似的红！

木棉树浓重的黑色的影子。

我向教学楼顶望上去，一袭洁白的连衣裙，在风中疾飘着，是洪兰，她正站在天台的边沿，仿佛一只停在空中的风筝。

她还没有跳。

才进师大的一个下午，我独自登上天台，想像古人一样去远望一下，忧伤一下。

眼前的景致一下子开阔，天空更广大更深邃，远处的楼房和树木遽然现出全貌，还望见小小的车辆在慢慢地行驶，围墙之内，华师大的其他建筑物都展现着顶端，大门口的门楼，办公大楼，图书馆，宿舍楼，都露出它们平时不能露出的顶端，让人感到怪怪的。

教学大楼是华师大最高的建筑。

我望着在地面行走的学生和老师，球场上，男生在打篮球，有女学生打羽毛球，坐在石桌前读书的学生，还有手拉着手对对行走的情侣，有位白发教授在三楼凭栏，他以为他很高呢！他不知道，我正望着他的头顶，我统统望着他们的头顶，这就叫高视点，鸟瞰！

我想咯咯笑。

想忧伤，却不能。

真不明白，古人一登高就愁绪满怀，潸然欲涕，还都是一些大男人！

我将通向天台的门反锁上，我想独自一个人，人有时候是不需要任何人的。我头上扎着一条黄手绢，在风中疾飘，高处风大，那感觉真是美妙，使人飘飘欲仙。我走向天台的护墙，护墙上框着一根小拇粗的钢丝，据说是为了避雷，夏天的夜晚，高空中的雷电就通过它消失在大地之中？

我手扶钢丝凭着护墙向下望去，倏然一阵眩晕袭来，使我的头脑像水波一样扩散开去。天哪，我被深渊和空虚抓走了！

我立即将伸向护墙外的身子缩回，坐在天台中央，眩晕还在持续，一头虚汗，我想像着我的身体被凌空抛下，砸向地面，血肉模糊……

我不由得毛骨悚然！

我哐地一声打开通向楼梯的门，飞奔下楼。

天哪！洪兰就站在护墙的顶上，避雷钢丝的钢丝内侧。那么高的地方，那么窄的立脚处，身体稍稍失去平衡……我闭上眼睛，不敢想下去。

“十一”联欢晚会，女节目主持人洪兰的芭蕾舞又将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，鼓掌、吹口哨声。

那颤颤的脚尖、凌空滑翔的脚，顾盼的眼神……白雪公主似的洪兰……

护墙的顶端可不是舞台！

“洪兰，下来！”人们叫着。

“洪兰——”一些女学声顿足哭喊。

“洪兰，别开玩笑！”

“洪兰；我们还要你主持节目！”……

人群安静下来。

有几个男生向楼顶奔去。

女辅导员拿着扩音喇叭向高空喊话：

“洪兰，冷静下来。慢慢向后下来！不要想不开！生命诚可贵！我平时对你关心不够，你下来，和我谈谈心吧！洪兰，你已经大三了，不是小女孩了！你是我们系的骄傲，你跳芭蕾舞……”

洪兰依然站着，毫无反应。

我真盼望有一阵飓风，把她推到天台上。

高处的风似乎更疾了，洪兰洁白的裙摆向着天台疾翻。

哦，真有所乞求的飓风了！

“洪兰——”几个女生不管女辅导员的喊话，裂帛似地哭喊。

洪兰的手向外轻轻一扬。

“完了！”

“完了！”

完了，我闭上眼睛，什么也不会再有了，别了，世界！别了，大学！我耳边响起呼呼的风声，窗玻璃一闪一闪，哀乐低回，……五楼、四楼、三楼……不，不！停下，快停下吧！木棉花生机勃勃，张开一层厚厚的红氍毹，芭蕾舞……运加速，一楼，哗啦一声，血液瞬间凝固，大地呀！

洪兰并没有落下，落下来的是一束木棉花，从她轻轻一扬的手中。

那灼灼的开放的木棉花。木棉树黑色的投影在地面上移动。地面上的人们又松了一口气。

洪兰还站在那里，而且在向后顾盼。

向后，是天台，是通向楼梯的门。

还有那几个奔向天台的男生。

啊，有两个男生的头从天台的护墙露出来。

地面上哗啦一声，狂呼起来。

洪兰也就在那一瞬间纵身跳了下来。

我也就在那一瞬晕在邹马先的怀里。

我感到一只手紧紧揽在我的腰际。我嗅到了一股汗气，我知道是男人的气味将我拥着了，似乎有一双眼，戴着眼镜，正有惊有喜地注视着我，哦，那是邹马先的眼，我的腰际是他手掌温热的微压，我似乎还喘着气，我的脸感到他硬硬的胸脯，有心脏突然剧跳的声音，是两种心音，一男一女。

“洪兰——”

隐隐约约的呐喊。

洪兰死了。

木棉花盛开的季节。

在我们的系刊上，还有她的一篇散文，题为《木棉树》。她写道：

每次，我看到木棉树开花就很感动，木棉树又高又挺，它先开花，比我心中翠绿阔叶要先，比我的生命要先，它和别的植物都不一样。那些花鲜极艳极，盛开而且高，特别孤高，高不可折，特别雅致，而又特别——

有生命力！

哪知这已是遗文。

洪兰的故事在校园里流传——

她和理工大一个男大学生在联谊会上认识了，他邀她跳舞。洪兰被他的谈吐和气质迷住，还有他那不凡的仪表。他们开始来往。每个周末都像是一年一度的七夕相会。在那个男大学生的出租屋里，他们热烈地拥抱，无隙地长吻，一遍一遍抚摸。很快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。于是不等到周末，她就到那个出租屋去找他。门是虚掩着的，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使她目瞪口呆，她发现有另一个戴眼镜的女孩正和他如火如荼。原来她的情人，不，洪兰已称他为“我的夫君”了，原来他不一而足。更令她心碎的是，那个男大学生看到她突然闯进来，还朝她吼着：

“你为什么不上课？”

那个女孩浑身除了一副眼镜外，一丝不挂。

洪兰跳楼死了，不是为怀孕，怀孕很简单，打掉，这功课作为一个20多岁的女大学生做起来都不会感到惊慌。

洪兰是殉情而死。

她留下一封滚烫的遗书：